四庫全書

史部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三

弘制度

康熙十六年丁巳三月甲午

上諭禮部凡遇慶賀盛典朕率諸王大臣詣

太皇太后

皇太后宮行禮班行齊集不可無監察之人應設監察御

史在慈寧門外及永康左門外侍儀

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一月壬辰朔吏部以内閣學士員缺請補

上曰著原任學士徐元文補授朕觀内閣學士與翰林學士行坐前後皆論衙門但翰林官亦有從内閣調用者嗣後行坐班次以進衙門先後為序

康熙二十年辛酉十月丁未

上諭兵部凡馳遞軍機轉輸兵餉所關綦重刻不容緩令

造修鐵索橋恐稽遲時日鬧盤江可造浮橋貴州廵撫楊雍建速行監造浮橋其鐵索橋俟錢糧充足之日該督撫題明動支正項錢糧修造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二月庚戌

上命郎中博奇等赴烏喇設立驛站

諭之曰此係創立驛站之地關係緊要爾等會同彼處將軍副都統詢明熟識地方之人詳加確議安設凡在驛人役及馬匹牲畜需用之物并所食糧米令歲耕種不

及須計及明年加厚料理倘過於儉嗇食用諸物或至匱乏爾等宜從長計議使其久遠可行毋得狃於目前之見草率完事

十一月辛卯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凡齎詔官員及出使大臣御前侍衛等凡係經過地方各官接見應有定體至部院衙門差遣筆帖式等或有不肖之人要挾地方官以請安為名恣其需索外吏疲於供應致累小民矣以堪此且此等微

員何由自達於上而有請安之舉甚屬非體應行禁止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九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勒德洪曰朕近觀正陽門牌樓原基甚深若將街衢掘至原基兩傍房屋皆在浮土之上難以久存而於觀瞻亦不相稱且所掘之土運於何處至濬治護城河若積土城下遇雨水流入河內旋至淤塞在鑿河掘基需用帑金尚屬小事但慮興作無益應何法挑掘何方貯土爾等會同八旗都統副都統及各部院大臣

步軍統領詳閱街衢議奏

十一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王等皆用紫韁乘騎或以紫韁濫給微賤之人乘用又其甚者遂至給與外省官員商賈等輩不待敝壞而更新騎用者頗多大悖儀典良由未經定例以至於是王等既束用金黄帶若騎用金黄韁則不得妄給微賤而等威辨矣其令宗人府禮部會同定例議奏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月乙亥漕運總督慕天顔

疏言江浙漕運過江間遇風濤應設法救護查民間有渡生船甚為有益請倣其式造船十隻分泊兩岸漕船遇風並出救護部議不准

上曰朕南巡時親見京口與瓜洲對峙往來過渡人等所關甚重預備船隻拯救沉溺多有裨益此渡生船隻令如該督所題行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九月乙丑九卿議覆陝西巡撫布喀疏奏湖廣運至陝西米石其斛與部頒鐵

斛相較微少二合請定畫一查順治十二年鑄鐵斛二十頒給户部直隷各省及倉場漕運各一頒給年久應令工部照户部鐵斛造木斛發往陜西

上諭大學士等曰湖廣之斛較西安之斛止少二合無甚差别此或小人量米時揺撼所致前將此事詳問馬齊熊賜履但以謹權量成語啟奏于成龍亦以斛之大小不同啟奏由此觀之九卿未諳原由可再問之又

諭曰斛之大小不同皆由以尺寸較量故致舛錯須以斛

內所容之物為準方能畫一然但視所容之米穀尚有虛浮亦不足為凖若精而推之或水與水銀始能符合今所用之斛皆屬參差順治十二年已將鐵斛頒發各省今又另造木斛頒給所議含糊著再議以聞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武官品級比文官品級甚大武官於行間効力果有功績品級自宜從優今武官品級太過宜作何裁定爾等查議具奏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六月己巳

上諭兵部漢軍兵内懦劣甚多安肯勤養馬匹朕行軍以來知滿兵精鋭臨陣驍勇較漢軍相去遠矣應將漢軍鳥鎗兵裁革滿洲鳥鎗兵增補其官馬俱撥給滿洲旗分

十一月丙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嗣後凡遇行兵以武官委署戶部兵部總尉之例著永行停止可將二部司官特行派遣戰勝

敘功之時伊等不得與如此伊等即可作明證諸事自
從公料理將此交與該部著為定例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月丁酉
上諭直隸山東廵撫總兵官等曰凡御前奉差之人及皇
子諸王公主經過之處地方官理宜迎接請安至於部
院衙門差去審事司官及筆帖式回京之日豈盡人人
面奏地方官於彼過時跪請朕安無謂甚矣此乃不知
禮之人創為此例衆人請安則一人不敢獨異且遠省

陛見之官經過而近省之官反行迎接請安尤為非禮督撫等欲請朕安具摺奏聞有何不可又或有假充御前之人在外生事許地方官即行拏解此後如有部院衙門差去審事司官及筆帖式或織造往來或文武官進京陛見者迎接請安之禮其永行禁止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直隸各省民間所用斗斛大小迴然各別此皆牙儈評價之人牟利所致又升斗面寛底

窄若稍尖量即致浮多稍平量即致虧少弊端易生職此之故嗣後直隸各省斗斛大小應作何畫一其升斗式樣可否底面一律平準至盛京金石金斗關東斗亦應否一併畫一爾等議奏

十月癸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天之一度即地之二百里但各省地里有以大尺量者有以八寸小尺量者畫地理圖稍有不合者職此故也戶部呈樣之斛與升斗朕俱注水詳加

測量其様升上下四角寛窄不匀筭積數見方得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二分有零其様斗上下四角寛窄亦不匀筭積數見方得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分有零其様鐵斛筭積數見方得一百六十萬分其數不相符查性理大全嘉量篇第十二内每斛一百六十二萬分與今之鐵斛較多二萬分因鐵斛用之已久不可輕改是以依今之鐵斛五斗為凖造新様斗一具方徑八寸深五寸積數見方得三十二萬分又造新升一具方

徑四寸深二寸積數見方得三萬二千分若依此樣十升一斗五斗十一斛毫釐不差因出新樣銅斗升給戸部照式以鐵為之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正月辛卯

上諭禮部今日

祈穀壇見正卿噶世圖帽頂上嵌東珠二顆御史亦俱嵌東珠伊等有何功勞僭分至此御史有查叅他人之責何可自行僭越況今擂紅坐褥甚多凡加級自有定例

豈可任意擅用禮儀係爾部專責應嚴加查禁又

諭曰官員頂帶不許踰品惟一品官員帽頂應嵌東珠大學士尚書等俱係大臣職任亦大帽頂亦應嵌東珠此外官員加級則帽頂嵌紅寶石可也

康熙六十年辛丑十月壬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福建總督巡撫提督俱奏請臺灣添兵朕意添兵無用也臺灣地方水師營著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駐劄陸路營著副將一員兵二千名駐劄水師有

事陸路可以照應陸路有事水師亦可照應其臺灣總兵官移於澎湖亦著兵二千名駐劄令其管轄均有裨益至駐劄之兵不可令臺灣人頂補俱將内地人頂補兵之妻子毋令帶往三年一換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員前往臺灣廵查此御史往來行走彼處一切信息可得速聞凡有應條奏事宜亦可條奏而彼處之人皆知畏懼至地方事務御史不必管理將此旨傳示九卿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三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都統副都統等曰前因兵丁蕃庶住房不敷
朕特降諭旨多發庫帑於八旗教場蓋設房屋令伊等
居住近看八旗兵丁愈多住房更覺難容朕因思鄭家
莊已蓋設王府及兵丁住房欲令阿哥一人往住令著
八旗每佐領下派出一人令往駐防此所派滿洲兵丁
編為八佐領漢軍編為二佐領朕往來此處即著伊等
看守當差著八旗都統會同佐領等派往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三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四

弭盜

康熙四年乙巳七月庚子

上諭兵部近來地方失事盜賊遁逸不能即獲皆各地方防汛官兵不急追捕之故如地方一有盜警防汛官兵即將盜賊去向接續速報於彼處防汛官兵隨即勦捕

盜賊安能逃遁以後凡有盜賊事情地方官兵一面速行追捕一面馳報於盜賊所到地方官兵該地方官兵亦即一面追捕一面接續前報務窮追盜賊踪跡期於必獲如已經報知所到地方官兵因非其汛地不行追捕或稽誤不行交付接續前報或失事地方官員遲延及隱匿不報俱應分别處分作何定例爾部嚴議具奏

康熙八年己酉八月乙丑

上諭兵部刑部京師重地理宜肅清近聞竊盜詐奪甚多

此皆步軍及五城司坊官并巡捕營官兵稽察不嚴巡緝不力或番役等與盜交通受賄容縱以致姦惡之徒肆行無忌殊違法紀嗣後所司文武官嚴加巡察督率番役兵丁力行緝捕務期姦宄歛跡良民無擾如仍前弊所司各官概治以重罪罔宥

康熙十年辛亥十二月壬午

上諭兵部督捕衙門直隸重地理宜肅清邇來盜賊繁多大為民害地方官怠玩不能力行禁戢以致劫掠時聞

盜賊捕獲者少良民株連甚多皆因防汛官員止於降罰帶罪緝拏至有失事最多不能盡職者仍令留任愈至貽悮地方令盜賊應作何禁戢嚴拏及以盜案降罰幾次者作何處分爾部再行定議具奏至京城内外盜賊棍徒肆行無忌作何責成官役嚴行緝拏亦著一併議奏

康熙二十年辛酉六月癸未直隷廵撫于成龍題

直隷地方旗民雜處失事甚多道廳正印等官為

盜案干連沉滯深為可憫祈寛限緝獲

上曰朕親廵畿輔自山海關以西永平以東一面傍海一面臨邉盜賊無地潛藏故剽刼猶少至玉田豐潤遵化薊州霸州保定諸處居民稠密盜賊所以繁也令處分之例太嚴恐官民俱累著九卿詳議以聞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九月戊辰

上諭刑部朕閱三法司㑹奏人命事件盜案甚多按律凡強盜情實即行梟示其情罪固為可惡較之反叛重案猶屬稍輕向來反叛牽連之人尚有擬死罪而不行梟

示者此等關係人命大辟朕每欲得良策澄清本源使遠近清平永行遵守近見光棍事案較前差少惟强盗一事常厪朕懐未能即得良法夫人非至窮廹孰肯甘為盗賊每見盗案有獲贓甚少牽連多人此類若不置之重典則匪人不知畏懼無以警戒將來若槩置重典朕心又復惻然此皆未得澄清本源之道故耳今如何使盗賊屏息良善獲安爾等會同三法司詳議以聞

十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盜案人命攸關與其誅於既為盜之後不若弭於未為盜之先朕見每歲盜案處決甚多究其刼奪之物甚微豈盡甘於為盜亦或饑寒所廹而然朕心深為憫惻思立良法以弭盜源故與爾等商之至於情實罪當本無可寛然朕欲於伊等應死之中求可生之路故又令諸臣詳議耳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二月癸卯

上諭都察院滿漢堂官五城御史曰京畿重地理宜肅清

近聞盜竊公行居民不得安靜且盜賊各有窩主馬匹器械晝則藏匿其家夜則出而為盜大約多在墳圈荒僻之處為其窟穴即如向所拏獲開人窰誘賣人口者必有藏匿處所盜無窩主何以能行其令五城嚴緝務在必獲正法則盜源自絶矣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十一月丙子朔

上諭都統紀爾他布御史巴什錫米圖郎中邁圖員外郎沙拜曰喜峯口冷口外盜賊藏匿山谷恃強霸占人之

妻女刼掠財物莊頭居民受其擾害爾等將喜峯口冷口滿洲緑旗官兵酌量帶往搜緝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六月甲申湖廣道監察御史李時謙條奏弭盗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李時謙以盗案令文官舉報而緝拏責之武官則盗賊可弭朕就根本處言之若果家給人足孰肯為盗然亦托之空言則易行之實事則難朕自聽政以來早夜孜孜惟以吏治民生為務凡事之可行與

否俱加詳審文官管民凡廵察鄉村嚴緝奸宄是其專責令若置之不論獨責之武官則州縣兵少不但不足以緝盜即使業已緝獲文官審訊時又謂其誣良為盜此豈可行者耶朕即欲降旨申飭恐言官畏懼不言此事令該部如常議覆

康熙三十年辛未二月丁巳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京師為輦轂重地人民商賈四方輻輳京城内外統轄必有專責俾稽察奸宄消弭盜賊然後

商民得以安堵今城內地方既屬步軍統領管理城外巡捕三營又屬兵部督捕衙門管轄內外責任各殊不相統攝遇有盜案反難查緝嗣後巡捕三營亦令步軍統領管理京城內外一體廵察責任既專則於芟除盜賊安輯商民庶有禆益其三營事務著確議歸併管理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一月丙午

上諭刑部每見廣東省所題盜案糾集夥黨多至數十人或恣行焚刼或勒贖子女種種不法皆由文武各官不

能化導百姓禁戢奸頑所致嗣後該督撫提鎮及各有司務實心教養綏靖地方以副朕息盜安民至意該部即行嚴飭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八月戊辰

上廵幸塞外駐蹕巴倫席喇鄂累地方

諭阿祿科爾沁多羅郡王等曰朕數出征伐躬臨朔漠觀蒙古生計惟水草是賴今見沿途水草極佳但因盜賊時有恐牲畜被盜圈地拘守不使就牧水草以致瘠斃

是以生業未遂不惟屬下貧不聊生即王貝勒台吉等亦俱衣食維艱朕君臨萬國目擊其狀豈不為之撫育乎爾等勿謂主上諭旨撫育必行賞賜我等設使朕今日賜之爾等即於明日盡之無益也朕必曲加措置務使爾等得遂生業耳爾等若念撫育之恩仰體朕意嚴緝匪類消弭盜賊以安良善則已如仍怠惰不加嚴飭屬下之人為盜不悛必加誅戮斷不寬宥朕既能撫育豈不能禁止盜賊乎逆賊噶爾丹朕三行征討親勦滅

之俘其妻子降其臣屬噶爾丹雖死即朽骨朕亦不寛貸務必致之爾等當已聞之矣宜速行緝弭盜賊以副朕意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九月甲寅

上諭理藩院侍郎滿丕曰欲復蒙古生業必嚴盜禁不嚴則不能弭盜朕頃巡省歸化城曾問副都統阿廸據云歸化城地方賊盜比前甚少朕曾諭爾務嚴盜禁嗣後倘有盜案必將爾等一併議處斷不姑貸

十一月戊午理藩院奏稱阿霸垓多羅郡王烏爾占噶喇布報伊屬下人等牛隻被刼臣等與刑部各差司官一員帶領古北口喜峯口官兵查拏

上諭曰蒙古生養之計惟馬匹牛羊是賴今盜賊行刼則蒙古生計必致困乏著侍讀學士拉西將古北口喜峯口官兵酌量帶往緝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九月戊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山東地方稱有海賊坐鳥船二隻行刼

朕思山東不能造鳥船必往福建浙江江南造成而來歴年福建商船於六月内到天津候十月北風始回朕因欲明晰海道令人坐商船前往將地方所經之路繪圖以進知之甚悉令欲知海賊之源但令往福建浙江及江南崇明等處察訪即得之若在山東察訪必不能得目下冬令將屆正值北風海賊不能久留於直隷山東必已向浙閩路去俟明歲船隻可行時令有水師海船之省入各海島搜勦

十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江南督撫提督著公同造洋船二十隻俟來年春令山東水師營官兵前往江南取至山東俟用目前山東海盜非確係積賊皆貿易之人貲本虧折因肆行搶奪可命學士常壽前往招撫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正月辛酉福建浙江總督金世榮疏報擒獲海寇徐榮等供出夥衆屯扎情形

上諭大學士等曰見差內閣學士常壽前往招撫海寇此

事交與常壽帶去即將所獲人内量遣往招之此輩原
係竊盜衆亦無幾冬春嘯聚海島夏秋揚帆出掠今往
撫之彼必歸誠解散但日後難保其必不嘯聚若撫之
不來當即與師殄滅如湖廣紅苗從前邊民無不被害
土司及地方文武官隱匿不報昨歲致討彼奔逃無路
殲厥渠魁宥其脅從軍威震懾土司猓猓等無不股慄
翕然奉法朕初以海寇故欲嚴洋禁後思若輩游䰟何
難掃滌禁洋反張其聲勢是以中止然未雨綢繆何可

忽耶

三月辛酉

上諭內閣學士常壽曰沿海諸省雖稍有海賊聞俱嘯聚於廣東新會縣地方若不掃靖此處不能奏績爾可先至福建將已獲賊中有緊要之人不必帶去其餘量帶一二人前往廣東至新會縣時先遣一人偕彼同往招撫遣去之時爾可令彼曉賊云爾等情事皇上皆已洞悉爾等歸順則已否則必加大兵盡行掃滅如此曉諭

則新㑹賊寇盡可招撫招撫之後爾可自廣東而福建而浙江而山東沿海招撫而來自可奏績

十一月癸丑

上命刑部右侍郎常綬内閣學士拉都渾往阿祿科爾沁察審盜案

諭之曰爾等到彼㑹同扎薩克等查審盜賊如台吉等官員内有為盜者爾等可請旨其餘照例將為首者正法為從者俱解京不可留於其地至喇嘛為盜者亦正法

爾等往宣朕旨緝盜大為緊要令各旗俱無盜賊止一旗有盜以致衆蒙古之馬畜俱不得牧放爾等若不查出懲治則衆人皆不得安居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二月丁酉

上命戶部侍郎穆旦往浙江察審大嵐山賊一案

諭之曰此賊結隊横行已二三年不比尋常小盜情罪可惡爾速往會同將軍督撫嚴審若與江南干涉便同江南督撫會審務須決斷毋得柔弱一到即將賊首所供

朱三等作速追拏并將見獲賊犯速行審結若俟衆犯全獲則曠日遲久矣

閏三月己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直隸各省人命盜案今已漸少惟盛京尚多皆因罪犯發遣多在盛京左側僅有一府尹衙門衙役人少雖有駐守滿兵不行嚴拏盛京乃本朝龍興之地當興行教化著諭兵刑二部撥盛京將軍及副都統嚴加稽察禁止爭鬬消弭盜賊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九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奉天將軍嵩祝奏報錦州邊海之處有洋賊二百餘人上岸搶刼經防禦官兵擒斬三十餘人見今冬季正遇北風餘賊敗遁者必乘風自東南方去一至山東江南又必行刼恐山東江南官兵不能追殺若舟師出大洋中不遇南風即難回汛界有疎虞關係非小此番之賊原欲刼糧因廵哨兵弁奮力殺之故皆敗走總之洋賊惟仗行刼若兵弁實心防禦使洋賊不

得行刼則船中無糧必自饑餓而死矣

康熙五十年辛卯正月乙卯

上諭吏部兵科給事中王懿奏請禁止海洋商賈不知海洋盜刼與內地江湖盜案無異該管地方文武官能加意稽察盡力搜緝匪類自無所容豈可因海洋偶有失事遂禁絶商賈貿易耶

五月己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福建百姓聚集數千在泉州所屬地

方搶奪食物奔入山中提督藍理三路率兵進勦一路兵稍為折挫如果有所獲藍理必早已題報矣此事督撫提督等俱未奏聞據大學士李光地奏稱有盜賊之處與臣居甚近彼處民皆堅守各人城堡等語去年朕一聞福建饑荒即命截漕三十萬石賑濟差去大臣及地方官以三十萬石太多十五萬石即足因止存留十五萬石想此米俱散給兵丁未必散給百姓所以無甚裨益若果截留三十萬石米運去民食充足於地方必

大有裨益也伊等原非賊盜因年歲歉收乏食不得已
行之耳若即出官兵征勦未免又生一事朕意遣部院
大臣侍衛往行招安即可平復如此則人民不傷亦不
致有害地方著問九卿詹事科道具奏

六月己未朔

上命戶部侍郎張世爵等往福建招安泉州山寇
諭之曰此輩山寇原係農民今一旦為寇田畝無人耕種
必至荒蕪如此則米價益貴無有生路矣彼若來降仍

可耕田度日將伊等不行治罪之處使之通曉為首一二人須加懲治爾等到地方可將朕諭旨盡行書出大張告示明白曉諭

十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竊盜強盜皆係不良之徒不可姑息乃地方官不肯緝拏督撫提鎮文移往來不過沿襲故套州縣有司概行不究更有鄉紳大戶始而畏賊相為容隱久之便作窩家盜賊横行皆由於此直隸山東向年

盜案甚多近日地方官協力蹤緝漸漸稀少北方盜賊流往南方因而江南浙江湖廣江西所在多有若地方官實心辦事何難消弭即如往年朱三一案初不過一二人州縣不能緝獲致成大盜今年福建山寇至於拒傷官兵此皆地方官畏葸之故須嚴行申飭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三月己卯兵部議覆戶部尚書張鵬翮疏言閩省沿海地方請將深知水性謀勇兼全之人委用凡各緊要之處添設兵丁營船

及船中所用器械火藥預備訓練又春秋二季令
該總兵官親身廵查有賊船逃匿者即行文廣東
江南浙江等處協力擒勦應如所請
上諭大學士等曰張鵬翮所奏海上事宜率皆空言無補
不可施行賊船停泊必依據海島有淡水之處每日在
山頂瞭望見官兵船來即遁去外洋官兵退後乃復却
回有謂商船宜改為平底只用一桅者不知商船重載
入水數尺方能壓浪每造一船費至一二千金若勒令

改造則不肖官員因此擾害商人將何以堪商船雖帶軍器火藥一遇賊船商人並不敢與敵船中所有隨其所取盛京泛海兩三日即可抵盡山花鳥利之所在人所必趨泛海往來既速又省路費商船豈有不往之理朕昨問投誠海賊陳尚義康熙三十八年間伊等海賊尚多因與廣東提標官兵拒敵大敗而遁止存船四隻此後從未登岸沿海官兵防守甚嚴即海外諸小國亦不許伊等停泊賊船缺少火藥無處購買俱托漁船往

盛京旅順等處代買朕昨閱地圖山東水師住處未為扼要然設立已久不便議裁宜於盛京上游要地添設營船十二隻此駐防之船即將各省水師營船及駕船水手酌量調取出洋巡哨并帶陳尚義等前往海中盜賊伊悉知之自然漸次擒獲矣張鵬翮並未熟悉情形其所條奏即令伊身任其事亦未有裨益也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九月癸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旅順口脫逃陳君元等賊黨不過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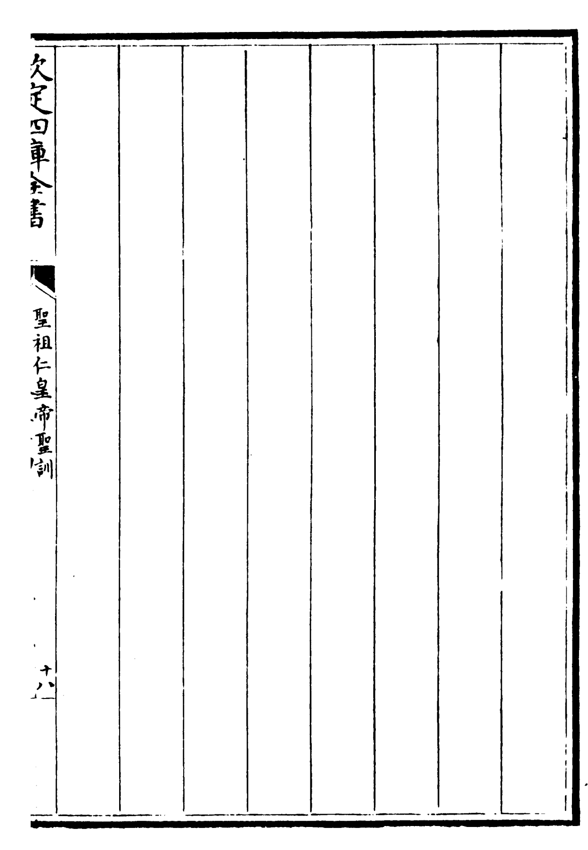
昨廣東廵撫法海奏稱此夥已獲七人只有一名未獲朕前以海中各島皆可為賊藪及詢投誠海賊云島内樹木不生地皆礫石不可耕種亦無好水故難棲止即如澳門地方所居不過萬人因無田可耕米無所出俱自廣東運米而食今海中藏賊之故皆沿海所居奸民春時覔小船捕魚遇商船即行刼奪商船既得便拒敵官兵至嚴冬時水米既無伊等棄船上岸藏匿大勢不過如此斷不能於海島棲止也明代金門厦門海壇澳

門普陀巖崇明盡山花鳥等處俱有海賊從前海賊鄭芝龍投順本朝用為內大臣令伊作字招降伊子鄭成功伊子不從順治十六年領海賊三十萬侵犯江南攻鎮江城宜思恭之父宜永貴時為廵撫坐鎮瓜洲因未從賊城得不陷及賊進圍江寧時滿兵甚少值貴州回軍之副都統噶褚哈等至同江寧將軍喀喀穆合軍出東門於明太祖陵南誘賊進三十里大敗之殲其衆朕幸江南曾親閱戰地我朝所殲敵衆松山杏山敗洪承

疇兵十三萬山海關敗敵兵二十萬安親王於永興地方敗吴三桂兵并此番所敗海賊共計四處江南地方所殲海賊若此福建地方施琅等又攻取金門厦門賊無棲止之處始取臺灣為巢今臺灣一帶皆入版圖矣

康熙六十年辛丑十二月丙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江浙私鹽盛行盡流為盜賊地方官員明知並不查拏應令江寧杭州京口將軍等派出官兵嚴行查拏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四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五

牧政

康熙九年庚戌三月辛未

上諭兵部設立驛傳原為往來差遣緊要事速於接應近聞州縣各驛馬匹缺少應付遲悮驛遞原有額設錢糧以資芻牧驛傳道專司其事乃不殫心嚴察以致侵減

公帑缺少驛騎宜作何詳核嚴其禁令爾部定議以聞

康熙二十年辛酉九月辛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烏朱穆秦等各旗蒙古往牧於喀爾喀巴爾虎之間先竊彼兩地馬畜以致喀爾喀巴爾虎等亦竊其馬畜以報之曩無盜賊時驅馬北至涼地牧養肥壯收回儘可度冬自盜賊繁興夜間不敢放馬拘於欄柵中牢籠防護馬不得肥以致不能度冬斃者甚多且喀爾喀巴爾虎等結黨行竊夜襲邊汛我汛地之人

畏懼四五汛併居一處兩汛之間或去一日二日之程其間盜賊公行出入此汛雖覺不能即達知彼汛且窮蒙古馬畜被竊急報該王貝勒及總統扎薩克等間有不肖者或貪飲沈醉不即遣人緝拏詳細察究縱有首告置若罔聞躭延時日有報一馬被竊者守侯食費竟至數馬今有馬被竊不敢舉首多行隱匿誠以此也朕聞之深為惻然軫念作何籌畫得以屏息盜賊貧窮者各遂其生其令議政王大臣及來朝貢之外藩蒙古王

台吉等公同詳議具奏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二月甲申戸部會同内務府上駟院議山海關外大凌河地方展拓牧場事宜

上曰此内民居村落歷年已久定有邱墓今若圈為牧場遽令遷移必致失所朕心不忍應將民地盡行開除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三月戊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盛京寧古塔沿途驛站往來官員多索

車馬鞭撻驛站人役所在多有嗣後如此苦累驛站者
管理驛站官即行報部如狥情不報事發并驛站官治
罪其下兵部定例具奏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三月丙辰

上命內大臣阿爾第理藩院尚書班第等往邊外蒙古地
方五路設立驛站

諭之曰凡遇邊外事務皆用蒙古馬匹不但甚累蒙古且
恐事亦有悞今設立驛站雖費國帑日後於蒙古裨益

良多亦不致遲延貽悞此事最為緊要特遣爾等料理務加詳慎必將確然不易可垂永久之策籌畫而行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七月乙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馬之所係甚重宜於四十九旗諸地購買歸化城二千匹科爾沁二千匹其餘諸旗定額購買爾等定議以聞此買馬事遣部院中曾出關差者副以八旗蒙古護軍叅領侍衛各一人會同該王台吉等遵諭以行

十月甲午

上諭議政王大臣及八旗都統等曰朕觀京城八旗兵卒俱已熟練器械亦俱整齊倘有舉動惟馬匹缺少前命滿洲蒙古漢軍各佐領下拴馬一半給草豆錢糧喂養但軍行以馬為重今可令衆兵一概置馬一匹春冬全給草豆錢糧自四月起發一半放青留一半拴喂至九月驅回照常拴喂此所置馬匹令兵丁各自小心飼養各交與該管官嚴行稽察設有怠玩從事以致馬匹羸

瘦遲悮公用者将該管大臣從重治罪其叅領以下撥什庫以上以及拴馬之人俱照軍法治罪俟噶爾丹事畢之後仍照常養馬一半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二月壬辰理藩院奏烏朱穆秦等旗扎薩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官兵應派在何路

上曰目今蒙古兵衆正當馬匹羸瘦之時可止其來會大軍著都統杜思噶爾理藩院章京達賴馳驛前往令蒙

古王等將所屬兵丁内情願効力馬匹足供驅策者儘數派出駐烏爾揮河地方預備乘青草牧肥馬匹以待遣用杜思噶爾等宣諭畢可於汎界内來赴軍前

三月乙丑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内廐馬撥一千匹兵部馬撥五百匹八旗佐領所養馬内擇其肥者撥一千五百匹共三千騎於每佐領所留護軍一名内酌量派出令同内廐人將此馬趕護於三月二十日啓行出張家口約行二十

餘日可到此馬到時如正當對敵之際則給兵騎用甚有裨益即旋師時令兵丁騎用亦大有濟其趕護馬匹之護軍與内廐人亦應照出征人例給馬四匹

戊寅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兵丁疲乏之馬匹應交與驛站牧養部給四匹馬内若有疲乏之二三匹者察明即并本人留於驛站令於有青草處牧放肥壯等候旋師其察核沿途驛站馬匹并存留牲口米糧等物俱係緊要著在京吏

部尚書庫勒納前來自存留米糧馬匹之驛站以至汎界令其往來稽查

四月乙未議政大臣等奏京城送來馬三千匹應作何給發兵丁

上曰自京城每佐領下出兵七名每人給馬四匹四人共騾一頭今每旗留八十名則八旗共留六百四十名矣合綠旗兵察哈爾兵自京城趕馬護軍二百名通共計算比原數仍多計每旗所留八十名兵丁之馬騾共三

百四十有餘於此馬匹内揀膘壯者可得馬一百五十匹再添自京城帶來馬一百五十匹則每旗三百匹矣若給火器營兵每旗一百匹二總兵官下綠旗兵各五十匹馬自有餘所留兵八十名著留十五日口糧其餘米糧給與前去兵丁其補還此項米糧俟于成龍運米到時照數補給此馬三千匹内撥給兵丁所剩著交與上駟院其趕馬護軍二百名令歸各旗營内行走又

諭曰在前之兵若將趕來馬匹復趕送前去則馬匹勞苦

內御馬羣有馬八百匹在前將此馬內給前鋒兵一百匹給兩黃旗三百匹其在前行走之緑旗兵著馬思喀達禮善安布祿給兵部馬五十匹其在後六旗兵漢軍火器營兵緑旗兵馬匹著索額圖將兵部趕來馬匹取其臕壯者五百匹并自京城趕來旗下馬匹照數給與內御馬羣馬一千匹不用給與其所留之兵著左都御史傅臘塔副都統海蘭在此駐扎總管兵馬遣人緊看哨口偵探信息

六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軍士所乘出征馬匹到時監收仍給錢糧照常飼養缺者毋令按補每佐領駱駝二隻馬或二十匹或三十匹定數飼養凡有軍事可供需用為益良多至内廐發與騎乘之馬到時亦俱交送内廐隱匿不交者亦或有之著各都統嚴察令其儘數送入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三月戊辰

上駐蹕安邊城東寧夏總兵官王化行奏請行圍花馬池

以觀軍容

上諭曰朕行軍二次深悉軍情今噶爾丹未滅馬匹關係緊要寧夏兵來花馬池往來須七八日馬必疲乏夫獵細事耳以擒獲噶爾丹為急令罷獵而休養馬匹以獵噶爾丹何如爾速遣人傳諭所屬官兵勿來花馬池俟朕至寧夏閒暇之日閱爾軍容

閏三月癸未

上諭領侍衛内大臣公福善索額圖馬思喀大學士伊桑

阿等曰黑龍江之兵効力心切故薩布素自稱馬壯朕今日巡視見黑龍江軍中馬匹羸瘦若將此馬乘用恐歸時必至疲斃伊等若有行走之事朕當另給馬匹將伊等之馬於察罕托海地方收放遣人送往歸化城俟軍事畢各乘已馬歸本處則易到也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正月辛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青海厄魯特親王扎什巴圖爾等遣還時此處給與馬駝遣司官送往總督吳赫速赴寧夏俟

伊等至寧夏時即應付馬駝而遣之其自京師乗往寧夏之馬駝交與送往之官於草生時在察罕托海地方牧養數日從塞外遊牧而來若草未生則暫於彼處飼之俟草生加意牧養帶回

三月庚子

上諭大學士等曰今承平無事八旗佐領所飼馬匹每佐領或留六騎或留七騎其餘以四月發往牧地於九月初旬仍復來京每歲如此則錢糧不致虛耗而羸馬亦

得以蘇息矣其更代監視每旗副都統一員叅領二員量領官員兵丁於水草佳處遊牧

十一月丁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諭西寧茶馬五千匹自邊外驅送三千至京此地需馬不甚緊要送二千足矣聞得南省駐防軍士馬匹甚艱其餘三千送至荆州江寧杭州三處各一千給散軍士此馬由内地而行正值稼穡時必踐踏民田著及時遣部院賢能官員赴彼領取起行沿途

牧養盡心護送各至所派之處交與該將軍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八月丁卯

上諭太僕寺卿喇錫等曰八旗察哈爾所交爾衙門牧場之馬撥八百匹給賜翁牛特多羅杜棱郡王班第旗分伊等馬匹短少分給牧場令其生息此馬即著喇錫前往分給

康熙四十年辛巳四月辛酉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前命右衛西安兵丁撥往寧夏蘭州

二處豫備今右衛將軍費揚固疏言領兵至鄂爾多斯馬匹羸瘦請照向年例給一月草料向者朕率師至寧夏時值二月隨行侍衛執事人等及軍卒馬匹並未支給草料惟牧放往還而馬匹仍然肥壯今正值草青茂盛之時將軍費揚固請給喂馬草料殊屬不合今西陲絕無邉警應將撥往寧夏之右衛兵丁撤回其往蘭州之西安兵丁令於蘭州所屬有糧及青草茂盛處牧馬

六月己未

上諭大學士等曰驛遞馬匹甚覺勞瘦可諭坐臺筆帖式凡御遣奉差人員及京都差送物件人員往來俱書姓名并記隨從騎馱之數造冊存查倘有冒乘驛馬者指名題參

甲子

上諭領侍衛内大臣等曰牧場之馬著大臣督理其侍衛人等自京師乘來之馬有疲瘦者令將牧場中肥馬換給之太僕寺驅來牝馬騸馬亦可給散護軍執事人等

馱載至烏蘭布通仍繳太僕寺閑乘官馬者有私將良馬留存以駑瘦之馬換繳嗣後凡給官馬將旗分姓名并馬毛色牝牡注檔存冊倘有倒斃者於馬首用印令其呈明倒斃之由記數回京送部查對

是日

上諭喀爾喀台吉等曰近數年來興安境内爾等數旗窮困已極朕皆一體豢養爾台吉内尚有無馬徒步者身係台吉何至如此爾蒙古等度日甚無成算今將台吉

内有馬一騎者給牝馬九有二騎者給牝馬八有三騎者給牝馬七有四騎者給牝馬六有五騎者給牝馬五無馬貧窮台吉皆給牝馬十其乳既可取食所生馬駒又可各立生業八年後將所給原數仍交牧場其所生之馬爾等當善為畜養令其蕃息甚為有益朕令爾等立業如此倘仍難度日雖彼蒼亦不能拯救也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閏四月乙未吉林烏喇將軍宗室楊福請以吉林烏喇白都納等處動支庫銀

買馬給兵丁收養

上曰此事不准行朕屢以太僕寺之廠馬並茶馬賞給京師兵丁及各處駐防兵丁所以兵丁無賠馬之苦歷觀宋明之時嘗議馬政皆無善策牧馬無如口外者朕口外廠馬今孳生已十萬牛有六萬羊至二十一萬若將如許馬與牛羊驅至近畿牧養即日費萬金亦不足也因擇塞外水草肥美處牧放是以毫不費餉而馬畜自然孳息前巡行塞外見馬畜彌滿山谷歷行八日猶絡

繹不絶也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四月庚辰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八旗馬匹俱已出廠著照出廠馬數令該佐領下人拴養照常給發錢糧後來如有用處甚為便益至於拴養駱駝之處併著詳議具奏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月己酉

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江南杭州荆州西安固原甘州寧夏等處拴養馬駝如有用處甚屬有益著西安兵拴養馬

二千匹駝一百隻固原甘州寧夏兵各拴養馬一千匹駝一百隻江南杭州荆州兵各拴養馬一千匹俱給發價銀令其購買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庚午

上諭八旗都統副都統等曰舊例八旗官兵派往馬場牧馬皆預支俸餉按月扣除嗣後每年往口外馬場牧馬官兵每人各賞給行月錢糧五月不必扣除俸餉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二月庚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福建廣東地方潮濕馬匹難存所倒馬匹若屢令賠償必至苦累兵丁業已給過草料銀兩者免其追賠著照綠旗兵丁例半為馬兵半為步兵馬兵各養馬二匹爾等會同議政大臣九卿議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
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六

禮前代

康熙十四年乙夘九月庚子

上諭禮部往代帝王陵寢所在地方理宜守護以安神靈朕近行幸湯泉道經昌平見明朝諸陵殿宇雖存户牖損壞附近樹木亦被摧殘朕心深為憫惻爾部即嚴加

申飭守陵人户令其敬謹防護仍責令該地方官不時稽察勿致仍前怠玩以副朕優禮往代之意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八月巳酉刑部題發掘故明廢藩墳墓盜案

上諭大學士等曰部議照盜發常人墳墓律擬絞盜發藩王等墳墓何得與平人一例凡歷朝俱應稱某代必稱故明深覺未當以後本章凡故明廢藩字様應悉除之其盜發墳墓與撥人看守之處著九卿詹事科道議奏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一月甲子

上諭江南江西總督王新命江蘇巡撫湯斌曰明太祖天資英武敷政神明芟刈羣雄混一區宇肇造基業功德竝隆其陵寢在鍾山之麓係江寧所屬地方向已有旨令有司各官春秋致祭嚴禁樵採并設有守陵人戶朝夕巡視但為日已久不無廢弛今朕省方江寧親詣拜奠見牆垣傾圮林木凋殘皆係無知民人不遵約束恣肆作踐往來行走殊干法紀嗣後爾等督令地方各官

不時巡察務俾守陵人役用心防護勿致附近旗丁居民仍前踐蹋所有春秋二祭亦必虔潔舉行以副朕崇重古帝王陵寢至意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己酉

上南巡駐蹕杭州府城

諭扈從部院諸大臣曰朕行次浙江禹陵在望大禹功德隆盛萬世永頼朕親詣行禮祭文内書朕名乃親撰文致祭其詞曰惟王精一傳心儉勤式訓道由天錫啓皇

極之圖疇功在民生定中邦之井牧四載昔勞胼胝永賴平成九叙早著謨謀惟歌府事行其無間德遠益新朕省方東南道經吳越覩長江之浩渺心切溯洄瞻高巘之嵯峨企深仰止幸矣松楸伊邇儼然律度可親特薦馨香躬修祀事惟祈靈爽尚克來歆

是日

上諭禮部祭以敬為主禹陵僻處荒村恐致褻慢凡供獻粢盛禮儀諸事令左都御史馬齊與侍郎席爾達同往

省視

甲寅

上諭福建浙江總督王隲曰朕巡幸江表緬懷禹德躬率羣臣展祭陵廟顧瞻殿廡傾圮禮器缺畧人役寥寥荒涼增歎愚民風俗崇祀淫祠俎豆馨香奔走恐後宜祀之神反多輕忽朕甚慨焉在昔帝王陵寢理應隆重培護况大禹道冠百王身勞疏鑿奠寧率土至今攸賴特書地平天成四字懸之宇下令地方官即加修理詳備

儀物守祀人役亦宜增添俾規模弘整歲時嚴肅兼賜白金二百兩給守祀之人此後益令敬慎守土之臣亦須時為加意副朕尊崇遐慕之懷其各凛遵毋忽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正月丁丑

上諭大學士等曰前纂修明史諸臣以所撰本紀列傳數卷進呈朕詳晰披閱并命熊賜履校讎熊賜履於洪武宣德本紀訾議甚多朕思洪武係開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賢辟雖時殊事異然皆勵精著於一時謨

烈垂諸奕世爲君事業各克殫盡朕亦一代之主也鋭意圖治朝夕匪懈綜理萬幾孳孳懋勉期登郅隆若將前代賢君搜求其閒隙議論其是非朕實無此意也朕於古之聖君尚未能逮何敢輕議前代之令主耶若表揚洪武宣德著爲論贊朕尚可指示諸臣重加稱美倘深求刻論非朕意所忍爲也至於開創佐命諸臣各著勲績列傳内紀文臣事蹟優於武臣則議論失平難爲信史纂修史書雖史官之責而當朕之時修成此書稍

有未協咎將歸朕明代實錄及紀載事蹟諸書皆當蒐羅藏弆異日明史告成新史與諸書俾得並觀以俟天下後世之公論焉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正月甲戌

上諭大學士等曰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現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無女后預政以臣陵君等事但其軼季壞於宦官耳且元人譏宋明復譏元朕並不似前人輙譏亡國也惟從公論耳今編

纂明史著將此諭增入修明史敕書內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四月庚戌

上南巡駐蹕句容縣

諭大學士等曰明代洪武乃創業之君朕兩次南巡俱舉

祀典親往奠醊今朕臨幸當再親祭大學士等奏曰曩者

皇上兩次南巡業蒙親往奠醊今應遣大臣致奠不必親

臨

上曰洪武乃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著兵部尚書席爾達致祭行禮朕親往奠

御製祭文曰帝天錫勇智奮起布衣統一寰區周詳制作鴻謨偉烈前代莫倫朕曩歳時巡躬修酹薦仰其遺轍不圉成規兹因閲視河防省方南邁園陵如故睇松柏以興思功德猶存稽典章而可範溯懷彌切奠酹重申靈其鑒兹尚期歆享

壬子

上駐蹕江寧府詣明太祖陵奠爵閲視陵寢

諭大學士等曰朕今日詣明太祖陵寢致奠見其圮毁已甚皆由專司無人朕意欲訪察明代後裔授以職銜俾其世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後周封之於杞宋即今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孫朕仍沛恩施依然撫育明之後世應酌授一官俾司陵寢俟回都日爾等與九卿會議具奏九月二十八日大學士等議得明亡已久

其子孫急難查訪今

皇上隆禮前代恩澤有加臣等愚見應委該地方佐貳官一員專司祀典俟查訪得人再行奏聞從之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十一月壬申工部議覆浙江巡撫趙申喬題請修葺禹陵應令捐修

上曰凡古帝王陵寢地方官應不時修葺今禹陵必頹壞已極趙申喬始行題請著杭州織造會同地方官動用歷年節省錢糧即行修理以稱朕尊崇前代聖王之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一月丁巳

上駐蹕西安府翰林院以撰擬周文王武王祭文進呈

上曰文王武王皆古之聖君非他帝王可比且向以孔子

聖人已書朕名致祭矣此祭文内亦須書名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一月乙酉刑部題盜犯韓

七等偷掘明朝陵寢為首之韓七現在脱逃獲日

另結為從之王五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上曰偷掘明朝陵寢即與掘伊祖父墳墓相同韓七著該

管官嚴緝務獲到日著即處斬王五等著立絞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正月己卯

上諭諸皇子及領侍衛内大臣等曰

世祖章皇帝曾以禮殯葬崇禎念太監王承恩盡忠并命大學士為之殯葬諸帝陵寢皆躬親奠酹命人看守歲時祭祀垂為定例近日拏獲偷掘明代陵寢之賊部議將為從者擬以充發朕思今日之百姓皆明代所遺之百姓也此與掘伊祖父之墓何異是以降旨將首從諸賊俱行處死但明代諸陵年久或看守之人不謹亦未

可定爾等往各陵祭奠務詳細查明具奏

四月丙申禮部題

皇上命諸皇子及領侍衛内大臣等拜奠明朝諸陵請宣

付史館

上曰明朝十三陵朕四十年前曾經親往今已多年恐看守人等疎忽陵寢或有毀壞之處故遣諸皇子等往奠據回奏宮殿與一切屋宇修葺堅整歴年雖久毫無動壞看守人等亦俱謹慎此所奏已知之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四月辛酉禮部遵
旨會議自伏羲氏以逮有明應入廟崇祀帝王及從祀功
臣詳開一摺偏據一方不入正統及不應崇祀者
詳開一摺具疏陳奏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所議應崇祀處皆是但其中尚有宜
詳細斟酌者從前所定配享功臣大槩開國元勲居多
如明之徐達不過一草莽武夫劉基係元之進士遭遇
成功遂以元勲配享耳其有治安之世輔佐太平有功

軍國者反不得與配享之列是皆未為允當也又如有明天下皆壞於萬歷泰昌天啓三朝愍帝即位未嘗不勵精圖治而所值時勢無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也朕年少時曾見明耆舊甚多知明末事最切野史所載皆不足信愍帝不應與亡國之君同論萬歷泰昌天啓實不應入崇祀之内爾等會同九卿將此詳細分别確議具奏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六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寛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七

柔遠人一

康熙五年丙午五月乙未

敕諭安南國王黎維禧曰自爾父抒誠進貢以來朕遣使錫賚恩禮有加兹海寇楊二楊三黄明標等久逋天誅在爾亦應同仇近兩廣督臣盧興祖奏至云此數賊并

洗彪妻子等俱藏匿爾所屬海牙州官潘輔國處一切船隻器用皆其資給曾差官往索乃閉柵開礮若敵國然朕覽之殊為駭異念係邊吏所為或爾未與知今特此敕諭爾其祗遵即察出楊二楊三黃明標并其家口及洗彪妻子等解送兩廣督臣處交收且察處潘輔國助逆抗拒情罪若不將賊犯拏解不處分爾之屬官恐生兵端爾其籌之特諭

康熙七年戊申四月庚寅初安南都統使莫元清

為安南國王黎維禧所逼奔入雲南上疏陳訴上命安置莫元清於南寧安南國王黎維禧亦上疏言興兵復讐始末

上遣内秘書院侍讀李仙根等齎敕宣諭黎維禧敕曰皇帝敕諭安南國王黎維禧據爾奏稱因莫元清之祖莫登庸有逼陷爾先國母先嗣王行弑奪國之讐今興兵致討等語又稱報復爾國前讐剿除莫氏止有莫敬恭莫敬寬竄居高平爾又往討已經設誓和好等語

據此則爾讐已復和好完結各居異地矣莫氏作亂之人既皆喪亡又係故明嘉靖時已完之事蓋已世遠年久莫元清先經納貢歸誠朕授為都統使之職爾後又納貢歸誠隨封為王爾今生事興兵稱為復讐理應於未興兵之前將情節陳奏聽候敕旨乃竟未請旨遽爾興兵殘破高平地方殺戮兵民殊為不合今既稱遵旨罷兵着將高平地方人民俱復還莫元清各守土安生以副朕綏乂生民之心盡爾奉藩之義庶永承寵眷之

祉矣其慎思恪遵而行毋違特諭

五月甲子安南國王黎維禧疏請六年兩貢並進

禮部議仍照會典定例三年朝貢

上曰覽王奏稱該國僻居禹服之外道路悠遠山川阻深貢役勞苦三年六年先後雖異禮意恭敬則一等語該國遵奉教化抒誠可嘉這進貢著照該王所奏行

十一月己亥禮部題暹羅國進貢方物與會典不符應責其後次補貢

上曰暹羅小國貢物有產自他國者與會典難以相符所少貢物免其補進以後但以伊國所有者進貢

康熙八年己酉十二月庚申朔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疏報報牛等四十九寨野苗慕義來歸

上曰野苗慕化歸順可嘉著加意撫綏勿致失所

康熙九年庚戌二月己巳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疏報定番州所屬崗渡等一百四十五寨苗蠻傾心歸化請納賦起科

上嘉其誠命兵部檄督撫賞賚

康熙十年辛亥六月壬午

上諭理藩院聞蘇尼特等八旗人民被災牲畜俱死難以存活朕心深為惻然爾衙門會同禮部太僕寺將馬場之馬與禮部所管之牛羊酌量派出賞給被災之人

康熙十一年壬子三月戊辰廣東廵撫劉秉權疏言暹羅國貢使又至所進方物仍與會典不符較前次更少其一

上以先有諭旨命禮部免其察議其攜來貨物或願運至
京師貿易聽其自運願在廣貿易令督撫委官監視之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壬戌禮部奏暹羅國貢物
短少請令補貢
上曰暹羅國貢物雖與原數不符但念該國航海遠來抒
誠進貢其蟲蝕短少等物免其補進
六月辛丑禮部奏吐魯番國進貢方物未全請責
其如會典入貢

上曰吐魯番國路途遥遠入貢殊艱嗣後止令進貢馬匹玉石其餘諸物俱令勿進以示朕軫念遠人至意

康熙十三年甲寅正月辛巳

上諭戶部邇者京師需用駝馬凡蒙古駝馬進張家口殺虎口貿易者自今至九月免其稅課

康熙十四年乙卯四月癸巳

上命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扎等帥師征討察哈爾布爾尼

諭之曰大兵出山海關當宣布累朝待布爾尼厚恩及朕不忍加誅之意彼若悔罪來歸則已否則以敕書付縱還蒙古持往諭之即布爾尼等臨陣來降亦當保全恩養今值蒙古馬瘦爾等速往毋違

五月甲子

上諭議政王大臣等曰昔察哈爾遭亂覆亡

太宗文皇帝收集豢養編為整旗歷有年所今布爾尼背

恩作亂實僧額渾津噶爾馬色冷輩匪類教之其餘官

民俱無干涉此皆
太宗文皇帝撫育之人朕甚憫焉凡投歸軍前或投入隣
旗及潰散者其令大將軍鄂扎副將軍圖海等速行收
集作何贍養另疏請旨
九月戊申
上以察哈爾布爾尼已平遣理藩院侍郎博羅特等於義
州錦州等處安插餘黨
諭之曰今時届嚴冬其逃散人丁户口加意移來安插務

令得所以副朕柔遠至意

康熙十五年丙辰六月己卯

上諭兵部平凉投誠猓苗官兵若留內地恐伊等父母妻子或被逆賊殘害其官員各加一級兵丁酌量賞賚俱發回原籍并曉諭令招撫從賊人民倘立有功績准與優叙

康熙十六年丁巳四月戊午

上諭科爾沁和碩卓禮克圖親王鄂齊爾曰爾部人民宜

勤加撫恤爾能馭之以恩則屬下自竭忠盡力若但以威制則人皆解體不樂効用爾其誌之

五月甲午

上諭大學士等曰厄魯特鄂齊爾圖車臣汗與噶爾丹台吉向俱進貢今噶爾丹台吉與鄂齊爾圖車臣汗內自相殘噶爾丹台吉攻鄂齊爾圖車臣汗以陣獲弓刀等物來獻若徑收納朕心不忍可止收其常貢之物以此旨傳諭來使

十月甲寅

上諭大學士等曰聞厄魯特喀爾喀交惡興戎雖虛實未確朕統御寰區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并無異視厄魯特喀爾喀倘因細故交惡至於散亡朕心大為不忍兩部落向相和好貢獻奔朝往來不絕若交惡果實當遣使評其曲直以免生民於塗炭如仰副朕一視同仁之意仍前和好相與優游太平朕大嘉悅焉但天寒路遠若遣使前往無飼馬馳驛之所或致有悞今厄魯特

喀爾喀使至其令理藩院明白備檄交𤼵來使傳諭之

康熙十八年己未四月丙寅

上諭達賴巴圖爾台吉等曰去年閏三月吴喇忒巴達里台吉等男婦子女馬駝盔甲為厄魯特厄爾德尼和碩齊刼去今墨爾根台吉察獲送還誠屬可嘉夫勸善懲惡國之法也今聞厄爾德尼和碩齊等在額濟内河之地爾達賴巴圖爾台吉墨爾根台吉將伊等嚴加治罪所掠人畜什物照數察還如此則同修和好邊境生民

得安奚墨爾根台吉事畢之日另加恩賚

九月庚申

上諭大學士等曰厄魯特厄爾德尼和碩齊等搶掠吳喇忒人畜深為可惡今噶爾丹遣使來可寫敕付彼齎往若收回人衆則已如不收回當另有處置即令鄂爾多斯圖之亦不為難也

康熙二十年辛酉五月己未

上諭理藩院蘇尼特等旗被災今雖賑以銀米止可供一

歲之用又聞別旗亦皆罹災甚是饑饉倘秋草不肥何以為生此事重大應預為久遠生全之計爾等速遣司官前往相閱情形以聞

七月丙子理藩院郎中賽柱等以往賑蘇尼特等處事竣回奏

上切責之曰前遣爾等往賑濟時在朕前惟言事關重大及至彼處復奏糧米斷難運至使非侍郎阿喇尼陳奏爾等即不顧而歸矣朕軫念蒙古饑荒死亡流散陸續

儹運米至彼蒙古方得更生若聽爾等之言此數萬生靈豈不徒死乎爾等便利則趨勞苦則避大臣職守矣

八月甲申

上命理藩院侍郎明愛等往還蘇尼特等被荒蒙古諭之曰此等蒙古饑饉殊甚故令遷移當聽其徐來不可促之恐斃於道路現今所給牲畜必當節省以備來年之用恐今歲食盡來年禾稼不登又致饑饉爾等前往

詳視先所給米穀今年足用則已如不足再行議奏遷移到日交與八旗蒙古分駐善為撫恤務令得所若不善養以致死亡必將本旗總管議罪朕亦不時遣官往察爾等將此旨傳諭

庚寅

上命理藩院郎中馬喇等往查張家口外貧困八旗蒙古諭之曰此等蒙古因遇災荒先經賑濟糧米牲畜今聞其尚無生計爾等前往詳察果係窮困之人作何再賑俾

得資生即行議奏間遇有牲畜者爾等勿以為有此即可度日不行察出其畜牧之物今若食盡明年必致又饑其稍有牲畜而米穀缺乏生業艱難者亦以實聞務加詳慎毋忽

十月己亥理藩院尚書阿穆瑚瑯等奏嗣後進貢蒙古内有年老殘疾者賜食時請免其進内

上曰外國之人遠來進貢如此分別即非柔遠之道賜食時仍令同進

癸卯禮部奏吐魯番國貢物請照康熙十二年例

進貢

上曰外藩所進方物有用者令其進貢若犬馬等物甚屬無益且沿途供應草料驛站苦之嗣後免其進貢

戊申

上諭蘇尼特多羅杜棱郡王阿玉錫等曰觀爾屬下衆台吉服用甚是不堪爾爲部落之主所屬人等當矜恤撫養豈可不撫恤下人獨自享用乎且爾國之人與喀爾

喀不和互相侵擾偷盜亦為非宜理應各加嚴禁視爾等所屬相宜地方飼牧牲畜令得遂生朕為爾外藩人等每常留意是以凡事盡知朕所以再三教誨者無非欲俾天下人民各得其所安生樂業耳爾其切識朕諭善養爾民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七月乙卯

上命內大臣奇塔特費揚古等賞賚厄魯特喀爾喀諸外藩

諭之曰爾等俱係貴顯之臣凡事須仰副盛典以正大行之爾等皆屬一體勿以滿洲蒙古各分彼此務須同心協和滿洲大臣不諳蒙古語言凡議事爾台吉塔布囊等譯宣於滿洲大臣一同商酌確妥對答之勿致失言爾等所言伊等所答及一切傳聞事件俱備錄來奏至內地蒙古向與喀爾喀互相盜竊以致盜風漸熾若將妄行作亂生事者各自擒拏懲究盜何由生盜賊既弭則牲畜可以散放牧養牲畜既肥則入冬不瘦春時孳

孚無復可虞蒙古何至貧困又加以各置汛哨遇有妄行作亂之人即從公究處則民庶得安其生矣其以此曉諭之又

諭曰我朝威德天下外國無不知之諒厄魯特喀爾喀必大加恭敬然伊等現行之例俱用蒙古禮令若凡事指授而去或致相岐行事反多滯礙是在臨時斟酌行之近聞人言羅卜臧台吉已為扎薩克圖汗所執爾等可於沿途細加採探如果被執爾等即歸可也至羅卜臧

設有子弟代襲則敕書賞賚不可輕與須喀爾喀通國
保奏授為扎薩克准納九白之貢始可加以恩賚其厄
爾德尼和碩齊等如係噶爾丹屬下即限日收捕如非
彼屬下不能收捕我朝另有裁奪至給發貢使符驗前
已諭檄噶爾丹矣近見來使有給符驗者亦有不給符
驗者何項人等給以符驗須詢明至無符驗不准放入
之例亦明白曉諭之爾等行路如馬駝等物被小賊偷
竊當優容之勿令追賠更須約束隨從人等毋使妄行

爭鬬厄魯特喀爾喀有至爾等旅寓者須以禮貌和藹接待之和則可以識其心志也

十月癸未理藩院奏稱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陳訴屬下人等所盜馬匹竭力償補僅及百數餘欠實不能完應仍令追繳照例處分

上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自本地敗竄投至近邊未諳法令盜馬與牲畜亦迫於貧困耳今力不能償情詞哀懇其應賠馬匹及處分姑免此一次仍行文嚴禁嗣後

毋違法肆擾自干罪戾

十一月辛亥禮部題安南國進貢金銀器皿與本

內數目缺少不符

上諭大學士等曰外邦貢獻其物本無足重特以傾心向

化誠意可嘉耳金銀器皿缺少乃細事也其餘各種皆

非適用之物盡納之則彼將輕視中國矣況驛遞傳送

尤屬煩苦令禮部酌減為例

癸丑

上諭理藩院京城痘疹盛行今年朝賀元旦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已出痘者令其來朝其未出痘者可俱停止各屬護衛隨從人等亦如之速行宣示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七月辛未

上諭科爾沁達爾漢親王額駙班第等曰人生以道理為重人為情欲所牽恣意妄為以致喪身者皆由不明道理故耳朕見其無知陷罪甚為憫惻即令阿禄科爾沁翁牛特二旗盜賊甚衆為盜賊而致富者能有幾人身

受惡名被獲則死凡貧富皆由天命違理妄求能必得乎爾等若遵法守分有一二牲畜者擇水草善地畜牧能耕田者勤於耕種則各得生理天亦佑之如此豈不善乎倘有貧困至極無以聊生者該管之主宜加撫恤使之得所坐視其迫於饑寒以致離散爾等之心何安朕本內外一視竝無分别爾外國遇年歲荒歉朕即運糧米賑濟或有困乏即賜牲畜緞疋無非慮爾等失所之意况此番巡幸爾等或有過犯朕竝不執法治罪且

頻加賞賚優待爾等於此可見嗣後爾等宜遵守教諭革除惡習以副朕好生之意

八月庚子朔

上諭大學士等曰近觀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來使較前漸多每一次常至數百人聞其沿途遇邊外遊牧蒙古肆行擾害外國之人若行痛懲又恐失柔遠之意彼處遣來人員當有定數不可聽其意為多寡嗣後正使頭目酌量數人令進關口其餘人等或令在張家口外

或在歸化城交易事畢應即遣回此事著議政王大臣
會同確議具奏

己酉理藩院題打虎兒哈納烏爾等三人告稱貧
苦難以聊生懇入內地應編入旗下
上曰哈納烏爾等以貧苦無聊來投內地甚爲可憫務令
安插得所

乙卯理藩院題蘇尼特四子部落台吉及屬下人
等無以聊生者先曾遷至八旗遊牧地方養贍令

該扎薩克王竝協理旗下事務台吉等既請收回撫養應准發回

上曰此不能資生之台吉人等還至遊牧地方給贍牲畜糧米已經三年今該扎薩克王等既請收回撫養應遣大臣一員前往親行驗明交與扎薩克王等內有不能前去願留者仍准存留嗣後如再不能養贍則該扎薩克王及協理旗下事務台吉等俱應處分著申飭曉諭

九月丁丑

上諭理藩院尚書阿穆瑚瑯曰朕統一寰區無分中外凡爾民人咸吾赤子惻然憐憫皆欲使各安其居各樂其業鄂羅斯國羅刹等無端犯我索倫邊疆擾害虞人肆行搶掠屢匿根特木圖等逃人過惡日甚朕不忍即遣大兵勦滅屢行曉諭令其自釋過愆速歸本地送還隱匿逃人前次所差使臣尼過來亦經曉諭但羅刹尚執迷不悟反遣部下人於飛牙喀奇勒兒等處肆行焚殺又誘索倫打虎兒鄂羅春之打貂人額提兒克等二十

人入室盡行焚死此曺雖經曉諭藐不畏法因特遣將軍統兵駐守黑龍江呼馬兒等處不許羅刹仍前恣意妄行遇即擒殺頃者羅刹諸人經過黑龍江地方遇我將卒降其三十餘人奏至朕體好生之德未戮一人皆加豢養使各得其所令牙克薩尼布潮羅刹等若改前過將根特木圖等逃人送來急回本地兩相安於無事於彼為益不淺倘猶執迷不悟留我邊疆彼時必致天討難免誅罰如路遠難歸傾心投誠者朕亦納之必加

恩恤使各得其所爾衙門即遵旨明白具文曉諭彼有何言令其回奏

癸未

上諭厄魯特噶爾丹曰聲教既一以來爾歷世相承虔修職貢聘問有年朕嘉爾盡心敬順往來不絕故向來爾處所遣之使不限人數一槩俱准放入邊關前此來使無多且頭目人等善於約束是以並無妄行作亂者比年爾處來使或千餘人或數千人連綿不絕沿途搶奪

塞外蒙古馬匹牲畜進邊之後任意牧放牲畜殘食田禾綑縛平民搶掠財物妄行者甚多邊外蒙古與內地百姓非不能相拒報復祇以凜遵朕之法度耳朕俯念爾等素行恭順不將若輩照內地律例究處遂致妄行殃民日以益衆用是限定數目放入邊關嗣後爾處所遣貢使有印驗者限二百名以內准入邊關其餘俱令在張家口歸化城等處貿易其向不用爾處印驗另行納貢之厄魯特噶爾馬戴青和碩齊和碩特之博洛庫

濟台吉杜爾伯特之阿爾達爾台吉圖爾古特之阿玉奇台吉等所遣貢使放入邊關者亦不許過二百人爾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尚其仰體朕四海一家中外一體至意敬慎遵行嗣後遣使必選賢能頭目嚴行約束若仍前沿途搶掠殃民作亂即依本朝律例傷人者以傷人之罪罪之盜刼人財物者以盜刼之罪罪之特此先行曉諭爾其知之

乙未戶部議奏羅剎歸順人機里郭禮等應交與

正白旗編入佐領下少壯丁者

上曰羅刹歸順頗多應令編為一佐領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資藉

十一月壬申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等遣子弟請安入貢并奏請水草遊牧以何處為界

上賜敕諭曰爾喀爾喀等向來不越噶爾拜瀚海之地遊牧康熙三年七月内爾等越界而來朕念亂之所生皆此之故特頒敕旨曉諭爾等部下屬衆追後喀爾喀間

有一二違禁來近邊遊牧以致逃盜紛紛不絕故令爾等設哨立界今爾等既稱就水草遷徙居止不定難以置哨請限以何地為界可停其置哨限以噶爾拜瀚海為界不得越此遊牧噶爾拜瀚海之地距我邊界有三日程其瀚海盡界之東亦須離我邊境三日之地不得入内朕視天下為一體率土之人靡不撫恤我邊境地方芻牧美好朕亦知之若喀爾喀遇災旱芻草不生必不得已具奏請旨方可内向遊牧俟草生時仍回原處

如不請旨擅入内地即令我邊地官兵驅逐

大清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聖訓卷五十七